

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前，我们有时候难免会想：这么多书，究竟如何选择？况且今天的印刷术极其发达，制作书籍简直成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印刷垃圾遍地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提防被这种垃圾淹没和伤害，是阅读的苦恼。所以我们期望一些好的选本，借助它们来节省时间——特别是用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强化自己的判断。

那么作为一个读者和作者，我会作出怎样的抉择？我的取舍标准到底是什么？

看来极简单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却包含了许多内容。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次鉴别：我是怎样一个读者。

我选取的过程会是这样——首先将自己多年来的阅读从头回忆一遍。正常来说，一个写作者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大量的阅读，不能停息的阅读，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是人类的“疾病”之一，无法医治。我当然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在这样的回想和总结中，总有一些书、一些篇目会是印象极为深刻的，它们的名字在这个时刻会倏然跳出。有的会暗淡一些，有的则会彻底遗忘。

如果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他对作品的感动、对作品印象的深刻与否，往往不太受教科书的影响。众所周知，让他人强迫自己改变内心的感动是困难的，尽管这样的事情多多少少也会发生；对于一件事或一本书，我们总是因为感动而不能忘怀，这是大致的情形。

那些难以从记忆中搜寻的作品名字，此刻会被忽略，但这种忽略常常并不是一种遗漏。

在这种感动当中，单纯的理性判断是不存在的。文学的难言之美、迷人之魅，正是她的主要特征。我不会在繁琐的思想和艺术的分析推敲之中，去选择一些优秀作品。艺术品的完整鲜活的生命才会保证她是有生命的，而只有这生命本身才能将人打动。

真正的艺术始终具有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必会因独特而触目，并进而根植于人的心灵。从作品的规模上看，她不会因为篇幅的短小而显得单薄，也不会因为字数的累叠而变得冗长，而总是

给人饱满丰腴的感觉。过分精巧的、卖弄类似于曲艺那样的噱头的，容易为某些读者所注意，在我这里，肯定不会将其当成优秀之作来选取。

无论是故事、语言、人物、场景、才趣，或是由这些综合一起而形成的美与诗意，无论是什么因素，只要是真正独特难忘的，就会让我记住并把我打动。我选择或喜欢的理由也许非常复杂，它有很多方面很多条件，一时难以尽言——是一次综合；但它往往又简洁到仅有一条：让人在新奇的称许或感叹中长久吟咏，不再忘记。

张炜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在阅读中会极为敏感地注意到一些领域，如作者在文字中展示的非凡个性、思想的能力、文笔的精湛，等等。对我而言，总是在阅读中接受了艺术的感染、被隐在书中的神秘的生命射线击中，而非仅仅依赖概念化的分析——是这样决定了对一部或一篇作品的

评价。我于是选择了这些篇目，它们首先是给自己看的，是可以长期收在手边而不至于陈旧或引起厌烦的文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当然应该是自己喜欢的，而不须找那些只可装点门面、实际上却是难以卒读的东西。

那些在文学史中特别具有“史的意义”，被反复从“思想”上加以赞扬和强调的作品，往往是最经不住阅读之物。我们选择和接受的，是文学的魅力，而非从活的艺术肌体上割裂出来的一块“进步的排骨”。我们需要面对整个生命的感动。

我们当然需要准备在阅读中接受教育，但这仍然不是正襟危坐的一次听取，不是简单的学习，而是与另一个生命的相互交流——在目光与声气的对接交换中，获得一次更大的愉悦。这里面有奢华的文字享受，有诱惑，有顽皮冲动的再创造，还有放肆的想象。

那些过分期从于商业化的写作，通俗的、未能进入诗性的写作，当然也不在选择之列。

如上既是我个人选择的依据，又是文学阅读的理想。完美永远被追求着、向往着，却难以抵达。但是我们要一次次向前。

理想的阅读



来到了阿塞拜疆的拉赫季古村，我们下榻于民宿。古村坐落于巍峨的高加索山脉 1211 米处，处处可见山，山山俱秀色。

一般，长着“寿斑”的村庄都面对着一个残酷的事实——许多传统行业日落山西，就业的机会少，加上生活节奏缓慢，村子留不住年轻人，他们纷纷到城市打工，想方设法在城市里扎根。留在村庄内的，往往是无法做出选择的老弱病残，非常无奈。

可拉赫季古村不一样，在春夏秋三季，游人如织，年轻人靠旅游业为生；而当冬季来临时，气温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大雪纷飞、处处结霜，游人绝迹，年轻人便到城市里当临时工，暂居那儿。这时，原本人口两千的古村，便剩下

寥寥的 800 余人了。不过呢，冬季一过，年轻人却又像候鸟一样，飞返古村，没有人会伺机长居城市。

就以房东伊斯迈的一双儿女来说吧，儿子在拉赫季古村当救火员，一直都不曾离开村庄半步；而身为屠夫的他，目前正逐步把宰羊卖肉的窍门传授给儿子，安排他承接父业，儿子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

“我的女儿在巴库读大学，她班上许多来自其他乡镇村庄的同学，都喜欢首都巴库的繁华先进，然而，她却度日如年，一毕

拉赫季古村

(新加坡) 尤今

业便急巴巴地回返古村执教！”伊斯迈笑道：“凡是出世时打上了拉赫季古烙印的人，不论男女，永世都不会、不肯、不要走出这个村庄！”

用过晚餐，夜已深沉，入房就寝。

狼嗥盈耳，星光满天；而我，便在声与光的陪伴下，酣眠一宿。

次日一早，出门去逛。

秋天早晨的阳光旖旎得如同一场爱情，铺着鹅卵石的大街小巷美如画卷。

非常有趣的是，由于伊斯兰教中许多的规定和礼仪，皆和数字“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拉赫季古村也依此而设计——七条大街、七所清真寺、七间公共浴室，等等，由此可见当年其城市规划的严谨精密。

在中世纪时期，拉赫季是阿塞拜疆工匠聚集的主要中心，40 余种工匠包括：铁匠、木匠、皮革匠、鞋匠、毛毯编织匠、珠宝

打造匠等等，全都以精湛的手艺驰名四方，铜器的铸造和地毯的编织尤为突出，其中许多精品已收藏并展示于博物馆内。

目前，很多垂暮之龄的艺人，依然留在古城的老店内，继承祖业，以传统独特的手工艺品吸引游客，使拉赫季古村成为旅游业的一大亮点。

信步走入一家铸造铜器的老店，选了一盏玲珑可爱的“阿拉丁神灯”，放在掌心里端详，随口问道：“多少钱？”

脸上皱纹如乱线的店东淡定地说：“30 马纳特。”(折合人民币 120 元)

“哎呀，这么贵！”我说：“又不是真的阿拉丁神灯！”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如果是真的，我还会以区区 30 马纳特卖给你吗？”

我哈哈大笑，说：“对呀对呀！既然是假的，就打个折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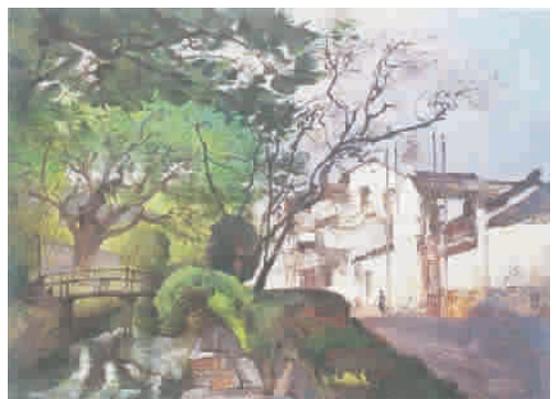
他坚定地摇头，说道：“我卖的，不是商品，而是祖先代代相传的珍贵手工艺。商品可以随意削价，手工艺却是精神的资产，一分一毫都减不得。”

言之成理呀！我分文不减地把它带走。

拉赫季古城，是生蹦活跳的历史，它让我见证了两千年前阿塞拜疆人细致典雅的生活方式。



走路的云



外斜村口 (油画) 孙志纯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一片恐慌，到处都说要发生地震，于是各地都预防地震。当时我在云南农场，消息闭塞，没有正规渠道的信息，谣言漫天飞，今天说明天要地震，明天说后天要地震，鸡鸭乱飞了，猪狗乱叫了，井里冒泡了，河水倒流了，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人信，终于领导也沉不住气了，号召大家预防地震。具体办法是要大家晚上尽量不在屋里睡觉，而且在农场的操场上滚动放映电影《地道战》！那时看电影可是难得的娱乐，所以尽管《地道战》看过好几次，但还是兴趣盎然。然而熬了几个晚上，地震没发生，人则筋疲力尽了，更要命的是天开始下雨，屋外是待不住了。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全是竹篱笆围起的茅草房，现在想来那样的房子，即使地震不过，也是随时有可能会倒塌的，不过，那房子即使倒塌，只要不是碰巧什么东西砸中人的要害，也不至于有什么生命危险。白天要干农活，夜里要防地震，几天

预防地震

祝子平

下来铁打的汉子也都撑不住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大家都横下心来，回屋里睡觉。不过心里还是有些害怕，便做了些防范工作，首先房门敞开，以便地震一旦发生能尽快逃生，其次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将床移到房门口，有的在床头上挂些作响的物件，沉睡时响声可以以将人惊醒，最绝的是有人将床用绳子吊在房梁上，悬空起来，这样地震时，他的床不着地面可以免震。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孩子，又没基本的地震常识，所作所为都是想当然的幼稚可笑，床悬空了，地震就无虞了？岂不知房梁也要塌下来的呢，你吊在上面的床能安全？但这都不是笑话，是当时预防地震的真实情景！

我也不例外，自作聪明，将一个钢脸盆放在床头，脸盆里倒立一

只酒瓶，酒瓶上再放一只搪瓷口缸，这样只要地震，酒瓶便会倒下，便会弄出颇大的一声响来，足能将我梦中惊醒，一切安排妥当，躺到床上，几天折腾太累了，一会儿便进入沉睡。“呼啦”一声巨响，酒瓶倒下搪瓷口缸翻落，我猛然惊醒，朝门口冲去，感觉已逃到门外，然而一头撞在一面大鼓似的东西上，猛弹回来，一个跟头仰面跌了个四脚朝天，彻底地醒了，定下神来，不见大地摇晃，怎么回事？唉——眼前传来一声悠长的牛叫，借着星光才看清，原来是一头大牯牛，横立在房门口，刚才我是一头撞在了它的肚子上了。地震当然是子虚乌有，酒瓶是老鼠什么的碰倒了，或者本来就没放平穩，一场虚惊，只是我那一跤虽说没有受伤，但搞得浑身烂泥，肮脏不堪呢！

多年后，我到日本，这才真正地尝到了地震的厉害。一次是 1995 年 1 月 17 日 5 时 46 分发生的 7.3 级的阪神大地震，当时我住在神戸附近的夙川，另一次便是几天前的 6 月 18 日 7 时 58 分，大阪发生 6.1 级的大地震。人生能遭遇

两次大地震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深深感到大自然的可怕，无情且不可抗拒。地震发生时地动山摇，就像高速列车急刹车，是不可能出逃的！地震可怕，但是更可怕的则是地震引起的二次灾难，火灾，海啸，这才是真正致命的。所以房子建得结实，水电煤气的管道线路做到完善，河堤大坝筑得坚固厚实，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防地震啊！

诗六首

高昌

母亲
电视粉丝真入行，
报时天气最牵肠。
京城冷暖胸中系，
儿在朝阳那一方。

观兵马俑坑
终于出土见天青，
犹状谦卑侍帝廷。
国际歌朝俑倡唱，
不知能懂几人听？

天坛回音壁
巧匠当年筑此墙，
堂堂金碧饰辉煌。
可怜黔首呼声远，
何日回音到帝乡？

香山红叶
与霜拥抱和风缠，
红似寒枝入眼燃。
惜少心头一丝热，
空留颜色炫人前。

凭望远镜遥望金门岛

图来光影梦留痕，
澎湃涛声系客魂。
手恨难随眸子远，
空调焦距到金门。

汤山温泉
血泪胸中自吐吞，
山偷呼吸火偷奔。
清流毕竟竟情久，
此处苍岩有体温。



夜光杯

作为上海书展的重要外场，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系列讲座每年都要在上海市图书馆举办 10 多场，成为炎炎夏日嘉宾云集的文化盛宴。作为上图讲座中心的一员，我参与讲座的组织工作，与有荣焉，往事常常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上海书展 2004 年开始举办，最初几年动员和总结大会多在上图举行。记得有一次会议间隙，分管上图讲座的何毅副馆长向时任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提议，上海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重地，可以而且也应该深入参与上海书展。好！阚宁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一拍即合。于是，2007 年起，上海图书馆开始成为上海书展重要活动场地，每年都邀请书展期间来上海的各地名家大腕，来馆里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新作。

2011 年，出版家赵昌平出任上海市出版协理长，版协成为推动上图书展活动的中坚力量。昌平先生是唐诗研究专家，他提出借鉴上海一年一度的音乐活

动品牌“上海之春”概念，为上图书展活动取名“上海之夏”，同时将嘉宾和主题定位于“名家”和“新作”，并取唐代诗人韦应物名句“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为宣传标语，寓意每年夏日，这一海上文学品牌让出书人与爱书人交流互动，在浓浓书香中共度炎夏。昌平先生富有诗意的策划很快落实到讲座宣传的各个细节，会标选用湖绿色，特刻一方“上海之夏”印章作为标志印在入场券、宣传册及各种宣传资料上。

每年 8 月，各地名家大腕相聚上海书展，上海图书馆也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读者不仅被一场场文学盛宴迸发的思想火花所吸引，更能在现场领略这些大家智者的人格魅力。2016 年做客上图讲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考古学家孙机，是上图书展活动举办以来嘉宾年龄最长者。那年 87 岁高龄的孙机

先生站着讲了 1 个半小时，直到讲座结束。我们都怕他累了，他笑言，这才是老师应有的风范！

2011 年上海书展升级为全国性书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作家。这些年，书展期间来上图开讲座的外籍人士已达 17 位。作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英语在上海本来就有广泛群众基础。但为实现讲座现场无障碍交流，上图讲座

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

倪捷

2012 年特别举办了一次英语志愿者招募活动，不仅选拔出优秀的英语主持人，更组织到一批英语报道通讯员。第一个享受讲座互动交流快感的英国作家乔·邓索恩在讲座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跷起大拇指：这样的体验太棒了，上图讲座的听众素质太好了！

随着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系列讲座影响越来越大，每年希望来上图举办讲座的出版社越来越多，书展 7

个白天的档期远不能满足需求。2012 年上图讲座负责人吴敏提出增开夜场，得到馆领导大力支持。增开夜场即增加了讲座场次，更给上图读者营造出全新的书香之夜的体验。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文化公开课》录播车慕名而来，开进上图。馆里多次召开碰头会，集全馆之力克服夜场的安全问题与部门协作问题，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讲座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市版协也大力支持，跟着一起“三班倒”：现场报道的处理，具体工作的协调，宣传册的不断调整……

有人说，上海书展是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对我来说，与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系列讲座结伴的 10 年，辛苦却快乐着。这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

十日谈

我与上海书展
责编：郭影

众手捧书香，牛
犛无傲气，请看明日
本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